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

詩曰：魔家四將號天王，惟有青雲劍異常。彈動琵琶人已絕，撐開珠傘日無光。莫言烈焰能焚斃，且說花狐善食強。縱有幾多希世寶，丙靈一遇命先亡。

話說南宮适、武吉將三人拿到轅門，通報；子牙命：「推進來。」魯雄站立；費、尤二賊跪下。子牙曰：「魯雄，時務要知，天心要順，大理要明，真假要辨。方今四方知紂稔惡，棄紂歸周，三分有二，何苦逆天，自取殺身之禍。今已被擒，倘有何說？」魯雄大喝曰：「姜尚！爾曾為紂臣，職任大夫；今背主求榮，非良傑也。吾今被擒，食君之祿，當死君之難，今日有死而已，又何必多言。」子牙命且監於後營。復到土臺上，布起罡斗，隨把形雲散了，現出太陽，日色如火一般，把岐山腳下冰時刻化了。五萬人馬凍死三二千，餘者逃進五關去了。子牙又命南宮适往西岐城，請武王至岐山。南宮适走馬進城，來見武王，行禮畢。武王曰：「相父在岐山，天氣炎熱，陸地無陰，三軍勞苦。卿今來見孤，有何事？」南宮适對曰：「臣奉丞相令，請大王駕幸岐山。」武王隨同眾文武往岐山來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君正臣賢國日昌，武王仁德配陶唐。漫言冰凍擒軍死，且聽臺城斬將亡。祭賽封神勞聖主，驅馳國事仗臣良。古來多少英雄血，爭利圖名盡是傷。

話言武王同文武往西岐山來，行未及二□里，只見兩邊溝渠之中冰塊飄浮來往。武王問南宮适，方知冰凍岐山。君臣又行七□里，至岐山。子牙迎武王。武王曰：「相父邀孤，有何事商議？」子牙曰：「請大王親祭岐山。」武王曰：「山川享祭，此為正禮。」乃上山進帳。子牙設下祭文，一武王不知今日祭封神臺。子牙只言祭岐山。排下香案，武王拈香。子牙命將三人推來。武吉將魯雄、費仲、尤渾推至。子牙傳令：「斬訖報來！」霎時獻三顆首級。武王大驚曰：「相父祭山，為何斬人？」子牙曰：「此二人乃成湯費仲、尤渾也。」武王曰：「奸臣，理當斬之。」子牙與武王回兵西岐。不表。且說清福神將三魂引入封神臺去了。

話說魯雄殘兵敗卒走進關，逃回朝歌。聞太師在府，看各處報章，看三山關鄧九公報：「大敗南伯侯。」忽報：「汜水關韓榮報到。」令：「接上來。」拆開看時，頓足叫曰：「不料西岐姜尚這等兇惡！殺死張桂芳，又捉魯雄號令岐山，大肆猖獗。吾欲親征，奈東南二處，未息兵戈。」乃問吉立、余慶曰：「我如今再遣何人伐西岐？」吉立答曰：「太師在上：西岐足智多謀，兵精將勇，張桂芳況且失利，九龍島四道者亦且不能取勝；如今可發令牌，命佳夢關魔家四將征伐，庶大功可成。」太師聽言，喜曰：「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惡。」忙發令牌，又點左軍大將胡陞、胡雷交代守關，將令發出，使命領前行；不覺一日，已至佳夢關，下馬報曰：「聞太師有緊急公文。」魔家四將接了文書，拆開看罷，大笑曰：「太師用兵多年，如今為何顛倒！料西岐不過是姜尚、黃飛虎等，『割雞焉用牛刀』？」打發來使先回。弟兄四人點精兵□萬，即日興師；與胡陞、胡雷交代府庫錢糧，一應完畢。魔家四將辭了胡陞，一聲炮響，大隊人馬起行，浩浩蕩蕩，軍聲大振，往西岐而來。怎見得好人馬：

三軍吶喊，旛立五方。刀如秋水迸寒光，鎗似麻林初出土。開山斧如同秋月，畫杆戟豹尾飄飄。鞭鋼抓槌分左右，長刀短劍劍龍鱗。花腔鼓播，催軍趨將；響陣鑼鳴，令出收兵。拐子馬禦防劫寨，金裝弩準備衝營。中軍帳鉤鑣護守，前後營刁斗分明。臨盆全仗胸中策，用武還依紀法行。

話說魔家四將人馬，曉行夜住，逢州過府，越嶺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又過了桃花嶺。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兵至西岐北門，請令定奪。」魔禮青傳令：「安下圍營，紮了大寨。」三軍放靜營炮，吶一聲喊。

且說子牙自冰凍岐山，軍威甚盛，將士英雄，天心效順，四方歸心，豪傑雲集。子牙正商議軍情，忽探馬報入相府：「魔家四將領兵住紮北門。」子牙聚將上殿，共議退兵之策。武成王黃飛虎上前啟曰：「丞相在上：佳夢關魔家四將乃弟兄四人，皆係異人秘授奇術變幻，大是難敵。長曰魔禮青，長二丈四尺，面如活蟹，鬚如銅線，用一根長鎗，步戰無騎。有秘授寶劍，名曰『青雲劍』。上有符印，中分四字：『地、水、火、風』，這風乃黑風，風內有萬千戈矛。若人逢著此刃，四肢成為齏粉；若論火，空中金蛇攪繞，遍地一塊黑煙，煙掩人目，烈焰燒人，並無遮擋。還有魔禮紅，秘授一把傘，名曰『混元傘』。傘上有祖母綠、祖母印、祖母碧，有夜明珠、碧塵珠、碧火珠、碧水珠、消涼珠、九曲珠、定顏珠、定風珠，還有珍珠穿成四字：『裝載乾坤』。這把傘不敢撐，撐開時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；轉一轉，乾坤擺動。還有魔禮海，用一根鎗，背上一面琵琶，上有四條弦，也按『地、水、火、風』。撥動絃聲，風火齊至，如青雲劍一般。還有魔禮壽，用兩根鞭。裏裏有一物，形如白鼠，名曰『花狐貂』，放起空中，現身似白象，奮生飛翅，食盡世人。若此四將來伐西岐，吾兵恐不能取勝也。」子牙曰：「將軍何以知之？」黃飛虎答曰：「此四將昔日在末將麾下，征伐東海，故此曉得。今對丞相，不得不以實告。」子牙聽罷，鬱鬱不樂。

且言魔禮青對三弟曰：「今奉王命，征勦兇頑，兵至三日，必當為國立功，不負聞太師之所舉也。」魔禮紅曰：「明日俺們兄弟齊會姜尚，一陣成功，旋師奏凱。」其日，弟兄歡飲。次早，炮響鼓鳴，擺開隊伍，立於轅門，請子牙答話。探馬來報：「魔家四將請戰。」子牙因黃飛虎所說利害，恐將士失利，心下猶豫未決。金吒、木吒、哪吒在傍，口稱：「師叔，難道依黃將軍所說，我等便不戰罷。所仗福德在周，天意相祐，隨時應變，豈得看住。」子牙猛醒，傳令：「擺五方旗號，整點諸將校，列成隊伍，出城會戰。」怎見得：

兩扇門開：青旛招展，震中殺氣透天庭；素白紛紜，兌地征雲從地起。紅旛蕩蕩，離宮猛火欲燒山；皂帶飄飄，坎氣烏雲由上下，杏黃旛麾，中央正道出兵來。金盔將如同猛虎；銀盔將一似歡狼。南宮适似搖頭獅子；武吉似擺尾狻猊。四賢、八俊逞英豪；金、木二吒持寶劍。龍鬚虎天生異像；武成王斜跨神牛。領首的哪吒英武，掠陣的眾將軒昂。

魔家四將見子牙出兵有法，紀律森嚴，坐四不相，至軍前。怎生打扮，有詩為證：

金冠分魚尾，道服勒霞綃。童顏並鶴髮，項下長銀苗。身騎四不相，手掛劍鋒鏑。玉虛門下客，封神立聖朝。

話說子牙出陣前，欠身曰：「四位乃魔元帥麼？」魔禮青曰：「姜尚，你不守本土，甘心禍亂，而故納叛亡，壞朝廷法紀，殺大臣號令西岐，深屬不道，是自取滅亡。今天兵至日，尚不倒戈授首，猶自抗拒；直待踐平城垣，俱為齏粉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子牙曰：「元師言之差矣。吾等守法奉公，原是商臣，受封西土，豈得稱為反叛。今朝廷信大臣之言，屢伐西岐，勝敗之事，乃朝廷大臣自取其辱，我等併無一軍一卒冒犯五關。今汝等反加之罪名，我君豈肯虛服。」魔禮青大怒曰：「孰敢巧言，混稱大臣取辱！獨不思你目下有滅國之禍！」放開大步，使鎗來取子牙。左哨上南宮适縱馬舞刀，大喝曰：「不要衝吾陣腳！」用鋼刀急架忙迎。步馬交兵，刀戟併舉。魔禮紅綽步展方天戟衝殺而來。子牙隊裏辛甲舉斧來戰魔禮紅。魔禮海搖鎗直殺出來。哪吒登風火輪，搖火尖鎗迎住。二將雙鎗共舉。魔禮壽使兩根鋼似猛虎搖頭，殺將過來。這壁廂武吉銀盔素鎧，白馬長鎗，接戰陣前。這一場大戰，怎見得：

滿天殺氣，遍地征雲。這陣上三軍威武；那陣上戰將軒昂。南宮适斬將刀半潭秋水；魔禮青虎頭鎗似一段寒冰。辛甲大斧猶如皓月光輝；魔禮紅畫戟一似金錢豹尾。哪吒發怒抖精神；魔禮海生嗔顯武藝。武吉長鎗，颯颯急雨灑殘花；魔禮壽二鋼，凜凜冰山飛白雪。四天王忠心佐成湯；眾戰將赤膽扶聖主。兩軍上鑼鼓頻敲，四哨內三軍吶喊。從辰至午，只殺的旭日無光；未末申初，霎時間天昏地暗。有詩為證：

為國亡家欲盡忠，只徒千載把名封。捐軀馬革何曾惜，止願皇家建大功。

話言哪吒戰住了魔禮海，把鎗架開，隨手取出乾坤圈使在空中，要打魔禮海。魔禮紅看見，忙忙跳出陣外，把混元珍珠傘撐開一擺，先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去了。金吒見收兄弟之寶，忙使遁龍椿，又被收將去了。子牙把打神鞭使在空中，一此鞭只打的神，

打不的仙，打不得人；四天王乃是釋門中人，打不得，後一千年，纔受香煙，因此上把打神鞭也被傘收去了。子牙大驚。魔禮青戰住南宮适，把一鎗掩，跳出陣來，把青雲劍一搥，往來三次，黑風捲起，萬刀戈矛。一聲響亮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黑風捲起最難當，百萬雄兵盡帶傷。此寶英鋒真利害，銅軍鐵將亦遭殃。

魔禮紅見兒用青雲劍，也把珍珠傘撐開，連轉三四轉，咫尺間黑暗了宇宙，崩塌了乾坤。只見烈煙黑霧，火發無情，金蛇攪繞半空，火光飛騰滿地。好火！有詩為證：

萬道金蛇空內滾，黑煙單體命難存。子牙道術全無用，今日西岐盡敗奔。

話說魔禮海撥動了地水火風琵琶；魔禮壽把花狐貂放出在空中，現形如一隻白象，任意食人，張牙舞爪。風火無情，西岐眾將遭此一敗，三軍盡受其殃。子牙見黑風捲起，烈火飛來，人馬一亂，往後敗下去。魔家四將揮動人馬，往前衝殺。可憐三軍叫苦，戰將著傷。怎見得：

趕上將，任從刀劈；乘著勢，勦殺三軍。逢刀的，連肩拽背；遭火的，爛額焦頭。鞍上無人，戰馬拖韁，不管營前和營後；地上屍橫，折筋斷骨，怎分南北與東西。人亡馬死，只為扶王創業到如今；將躲軍逃，止落叫苦連聲無投處。子牙出城，齊齊整整，眾將官頂盔貫甲，好似得智狐狸強似虎；到如今只落得：哀哀哭哭，歪盔卸甲，猶如退翎鸞鳳不如雞。死的屍骸暴露，生的逃竄難回。驚天動地將聲悲，嘍山泣嶺三軍苦。愁雲直上九重天，一派殘兵奔陸地。

話說魔家四將一戰，損周兵一萬有餘，戰將損了九員，帶傷者有八九。子牙坐四不象平空去了。金、木二吒土遁逃回。哪吒風火輪走了。龍鬚虎借水裏逃生。眾將無術，焉能得脫。子牙敗進城，入相府點眾將：著傷大半，陣亡者九名，殺死了文王六位殿下，三名副將。子牙傷悼不已。

且說魔家四將收兵，掌得勝鼓回營，三軍踴躍。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鑼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回。

話說魔家四將得勝回營，上帳議取西岐大事。魔禮紅曰：「明日點人馬困城，盡力攻打，指日可破，子牙成擒，武王授首。」魔禮青曰：「賢弟言之甚善。」次日進兵圍城，喊聲大振，殺奔城下，坐名請子牙臨陣。探馬報進師府。子牙傳令：「將『免戰牌』掛在城敵樓上。」魔禮青傳令：「四面架起雲梯，用火炮攻打。」甚是危急。且說子牙失利，諸將帶傷，忙領金、木二吒、龍鬚虎、哪吒、黃飛虎不曾帶傷者上城，設灰瓶、砲石、火箭、火弓、硬弩、長鎗，千方守禦，日夜防備。魔家四將見四門攻打三日不下，反損有兵卒，魔禮紅曰：「暫且退兵。」命軍士鳴金，退兵回營。當夜兄弟四人商議：「姜尚乃崑崙教下，自善用兵。我們且不可用力攻打，只可緊因；因得他裏無糧草，外無援兵，此城不攻自破矣。」禮青曰：「賢弟言之有理。」安心困城。不覺困了兩月。四將心下甚是焦燥：「聞太師命吾伐西岐，如今將近兩三個月，未能破敵；萬之眾，日費許多錢糧，倘太師嗔怪，體面何存。也罷，今晚初更，各將異寶祭於空中，就把西岐旋成渤海，早早奏凱還朝。」魔禮壽曰：「兄長之言妙甚。」各各歡喜。不言兄弟計較停當。且說子牙在相府有事，又見失機，與武成王黃飛虎議退兵之策。忽然猛風大作，把寶纛旛杆一折兩段。子牙大驚，忙焚香，把金錢搜求八卦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；隨即沐浴，更衣拈香，望崑崙下拜。——子牙倒海救西岐。有詩為證：

玉虛秘授甚精奇，玄內玄中定坎離。魔家四將施奇寶，子牙倒海救西岐。

話說子牙披髮仗劍，倒海把西岐罩了。卻說玉虛宮元始天尊知西岐事體，把琉璃瓶中靜水望西岐一潑，乃三光神聖，浮在海面上面。再說魔禮青把青雲劍祭起地、水、火、風；魔禮紅祭混元珍珠傘；魔禮海撥動琵琶；魔禮壽祭起花狐貂；只見四下裏陰雲布合，冷霧迷空，響若雷鳴，勢如山倒，骨碌碌地崩，滑喇喇地塌。三軍見而心驚，一個個魂迷意怕。兄弟四人各施異術，要成大功，奏凱回朝，則怕你一場空想。正是：

枉費心機空費力，雪消春水一場空。

且說魔家兄弟四人祭此各樣異寶，只到三更盡，纔收了回營，指望次日回兵。且說子牙借北海水救了西岐，眾將一夜不曾安枕。至次日，子牙把海水退回北海，依舊現出城來，分毫未動。且說紂營軍校見西岐城上草也不曾動一根，忙報四位元帥：「西岐城全然不曾壞動一角。」四將大驚，齊出轅門看時，果然如此。四人無法可施，一策莫展；只得把人馬緊困西岐。

且說子牙倒海救了此危，點將上城看守。非一日，鳥飛免走，不覺又困兩月。子牙被困，無法退兵。魔家四將英勇，仗倚寶貝，焉能取勝。忽有總督糧儲官見子牙，具言：「三濟倉缺糧，止可支用三日。請丞相定奪。」子牙驚曰：「兵困城事小，城中缺糧事大。如之奈何！」武成王黃飛虎曰：「丞相可發告示與居民，富厚者必積有稻穀，或借三四萬、或五六萬，待退兵之日，加利給還，亦是暫救燃眉之計。」子牙曰：「不可。吾若出示，民慌軍亂，必有內變之禍。料還有三日之糧，再作區處。」子牙不行。不覺又過七八日。子牙算止得二日糧，心下分著忙，大是憂鬱。那日，來了二位道童，一個穿紅、一個穿青，至相府門上，對門官曰：「煩你通報，要見姜師叔。」門官啟老爺：「有二位道童求見。」子牙聞道者來，使命：「請來。」二位道童上殿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。」子牙答禮曰：「二位是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今到西岐，有何見諭？」二道童曰：「弟子乃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弟子，姓韓，雙名毒龍；這位是姓薛，雙名惡虎。今奉師命，送糧前來。」子牙曰：「糧在何所？」道童曰：「弟子隨身帶來。」錦囊中取一簡獻與子牙。子牙看簡，大喜曰：「師尊聖諭，事在危急，自有高人相輔，今果如其言。」子牙命道童：「取糧。」道童將豹皮囊中取出碗口大一個斗兒，盛有一斗米。眾將又不敢笑，子牙將斗命韓毒龍：「親送三濟倉去，再來回話。」不一時，毒龍回來見子牙：「送去了。」不上兩個時辰，管倉官來報：「啟丞相：三濟倉連氣樓上，都淌出米來。」子牙大喜。——今事到急處，自有高人來佐佑，此是武王福大。有詩讚曰：

武王仁德祿能昌，增福神祇來助糧。紫洞洞裏黃天化，西岐盡滅四天王。

話說子牙糧也足、將也多、兵也廣，只沒奈魔家四將奇寶傷人，因此上固守西岐，不敢擅動。且說魔家兄弟又過了兩個月，將近一年，不能成功；修文書報聞太師，言子牙雖則善戰，今又能守。不表。

一日，子牙正在相府，商議軍功大事。忽報：「有一道者來見。」子牙命：「請來。」這道人帶扇雲冠，穿水合服，腰束絲條，腳登麻鞋，至簷前下拜，口稱「師叔」。子牙曰：「那裏來的？」道人曰：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，姓楊，名戩；奉師命，特來師叔左右聽用。」子牙大喜。見楊戩超群出類。楊戩與諸門人會了；見過武王，復來問：「城外屯兵者何人？」子牙把魔家四將用的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」物件說了一遍：「……故此掛『免戰牌』。」楊戩曰：「弟子既來，師叔可去『免戰』二字。弟子會魔家四將，便知端的。若不見戰，焉能隨機應變。」子牙聽言甚喜，隨傳令：「摘了『免戰牌』。」彼時有探馬報入大營：「啟元戎：西岐去了『免戰牌』。」魔家四將大喜，即刻出營搦戰。探馬報入相府。子牙命楊戩出城，哪吒壓陣。城門開處，楊戩出馬，見四將威風凜凜沖霄漢，殺氣騰騰逼斗星。四將見西岐城內一人，似道非道，似俗非俗，帶扇雲冠，道服絲條，騎白馬，執長鎗。魔禮青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楊戩答曰：「吾乃姜丞相師侄楊戩是也。你有何能，敢來此行兇作怪，仗倚左道害人。眼前叫你知吾利害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縱馬搖鎗來取。卻說魔家四將有半年不曾會戰，如今一齊出來，步戰楊戩；四將圍將上來，把楊戩裹在垓心，酣戰城下。且說楚州有解糧官，解糧往西岐，正要進城，見前面戰場阻路。此人姓馬，名成龍；用兩口刀，坐赤兔馬，心性英烈，見戰場阻路，大喝一聲：「吾來了！」那馬攛在圈子內，力戰四將。魔禮壽又見一將衝殺將來，心中大怒，未及上合，取出花狐貂祭在空中，化作一隻白象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利刃，亂搶人吃。有詩為證。

此獸修成隱顯功，陰陽二氣在其中。隨時大小皆能變，吃盡人心若野熊。

卻說祭起花狐貂，一聲響，把馬成龍吃了半節去。楊戩在馬上暗喜：「原來有這個孽障作怪。魔家四將也不知道楊戩有九轉煉就元功，魔禮壽又祭花狐貂，一聲響，也把楊戩咬了半節去。哪吒見勢頭不好，進城來報姜丞相，說：「楊戩被花狐貂吃了。」子牙鬱鬱不樂，納悶在府。

且說魔家四將得勝回營，治酒，兄弟共飲。吃到二更時分，魔禮壽曰：「長兄，如今把花狐貂放進城裏去，若是吃了姜尚，吞了武王，大事定了。那時好班師歸國，何必與他死守。」四人酒後，各發狂言。禮青曰：「賢弟之言有理。」禮壽豹皮囊取出花狐貂，叫曰：「寶貝，你若吃了姜尚回來，此功莫大。」遂祭在空中去了。花狐貂乃是一獸，只知吃人，那知道吃了楊戩是個禍胎。——楊戩曾過九轉煉元功，七□二變化，無窮妙道，肉身成聖，封清源妙道真君。花狐貂把他吃在腹裏。——楊戩聽著四將計較，楊戩曰：「孽障，也不知我是誰！」把花狐貂的心一捏，那東西叫一聲，跌將下來。楊戩現身，把花狐貂一撐兩段。楊戩現原形，有三更時分，來相府門前，叫左右報丞相。守門軍士擊鼓。子牙三更時，還與哪吒共議魔家四將事，忽聽鼓響，報：「楊戩回來。」子牙大驚：「人死豈能復生！」命哪吒探虛實。哪吒至大門首問道：「楊道兄，你已死了，為何又至？」楊戩曰：「你我道門徒弟，各玄妙不同。快開門！我有要緊事報與師父。」哪吒命開了門。楊戩同至殿前。子牙驚問：「早晨陣亡，為何又至？必有回生之術！」楊戩把魔禮壽放花狐貂進城：「要傷武王、師叔，弟子在那孽障腹中聽著，方纔把花狐貂弄死了，特來報知師叔。」子牙聞言大喜：「吾有這等道術之客，何懼之有！」戩曰：「弟子如今還去。」哪吒曰：「道兄如何去得？」楊戩曰：「家師秘授，自有玄妙，隨風變化，不可思議。有詩為證。

秘授仙傳真妙訣，我與道中俱各別。或山或水或巔崖，或金或寶或銅鐵。或鸞或鳳或飛禽，或龍或虎或獅鳩。隨風有影即無形，赴得蟠桃添壽節。」

子牙聽罷：「你有此奇術，可顯一二。」楊戩隨身一掙，變成花狐貂滿地跳。把哪吒喜不自勝。楊戩曰：「弟子去也！」響一聲，纔要去。子牙曰：「楊戩，且住！你有大術，把魔家四將寶貝取來，使他束手不能成功。」楊戩即時飛出西岐城，落在魔家四將帳上。禮壽聽的寶貝回來，忙用手接住，瞧了一瞧，見不曾吃了人來。將近四鼓時分，兄弟同進帳中睡去。正是酒酣睡倒，鼻息如雷，莫知高下。楊戩自豹皮囊中跳出來，將魔家四將帳上掛有四件寶貝，楊戩用手一端，端塌了，止拿得一把傘。那三件寶貝落地有聲。魔禮紅夢中聽見有響聲，急起來看時：「呀！卻原來掛塌了鈞子，弔將下來！」糊塗醉眼，不曾查得，就復掛在上面，依舊睡了。且說楊戩復到西岐城來見子牙，將混元珍珠傘獻上。金、木二吒、哪吒都來看傘。楊戩復又入營，還在豹皮囊中。不表。

且說次早中軍帳鼓響，兄弟四人，各取寶貝，魔禮紅不見混元傘，大驚：「為何不見了此傘！」急問巡內營將校。眾將曰：「內營紅塵也飛不進來，那有奸細得入。」魔禮紅大叫：「吾立大功，只憑此寶；今一旦失了，怎生奈何！」四將見如此失利，鬱鬱不樂，無心整理軍情。……

且說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忽然心血潮來，叫金霞童子：「請你師兄來。」童子領命，少時間請師兄至。黃天化至碧遊床前，倒身下拜：「老師父，叫弟子那裏使用？」真君曰：「你打點下山。你父子當立功為周主，隨我來。」黃天化隨師至桃園中。真君傳二柄鎚。天化見而即會，精熟停當，無不了然。真君曰：「將吾的玉麒麟與你騎；又將火龍標帶去。徒弟，你不可忘本，必尊道德。」黃天化曰：「弟子怎敢？」辭了師父，出洞來，上了玉麒麟，把角一拍，四足起風雲之聲。——此獸乃道德真君閑戲三山、悶遊五嶽之騎。黃天化即時來至西岐，落下麒麟，來到相府，令門官通報。「啟丞相：有一道童求見。」子牙曰：「請來。」黃天化上殿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黃天化奉師命下山，聽候左右。」子牙問：「那一座山？」黃飛虎曰：「此童乃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門下黃天化，乃末將長子。」子牙大喜：「將軍有子出家修道，更當慶幸！」且說黃天化父子重逢，同回王府，置酒父子歡飲。黃天化在山吃齋，今日在王府吃葷，隨挽雙抓髻，穿王服，帶束髮冠，金抹額，穿大紅服，貫金鎖甲，束玉帶，次日上殿見子牙。子牙一見天化如此裝束，便曰：「黃天化，你原是道門，為何一旦變服？我身居相位，不敢忘崑崙之德。你昨日下午下山，今日變服；還把絲條束了。」黃天化領命，繫了絲條。天化曰：「弟子下山，退魔家四將，故此如將家裝束耳。怎敢忘本！」子牙曰：「魔家四將乃左道之術也，須緊要提防。」天化曰：「師命指明，何足懼哉？」子牙許之。黃天化上了玉麒麟，拎兩柄槌，開放城門，至轅門請戰。四天王正遇丙靈公。不知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